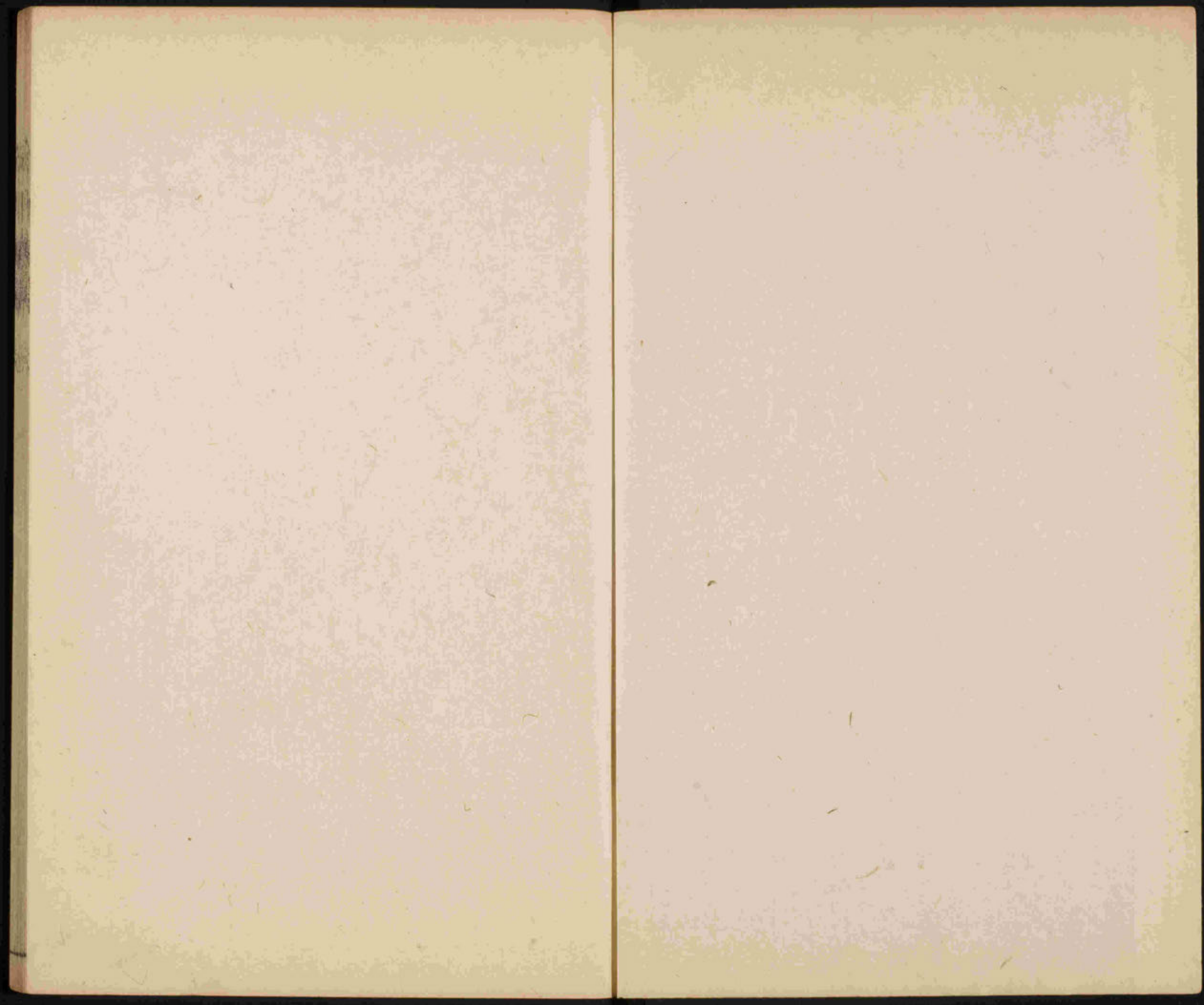


32
127
12

昨非菴日纂一集



昨非菴
藏書

昨非菴日纂方便卷之十七

路逢險處爲人關。一步周行便覺天。空海濶
遇到窮時使我留。三分撫恤自然理。順情安
蓋甘苦唯易地。周知而痛癢以設身。立見有
能廣開便門。隨見蓮生火宅。纂方便第十七。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宋王均李順之亂。官於蜀者多不挈家。張詠知
益州。單騎赴任。官屬憚其嚴峻。莫敢畜婢公。

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中櫛。自此官屬稍置。姬侍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資嫁之。仍處女也。

任迪簡爲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迪簡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人聞皆泣感。

李琮爲湖南觀察使。漁者獻巨鯉。琮命家人烹之。腹中得印一面。文曰衡山縣印。琮因索衡

山縣近日文書。視其印篆分明。似新鑄者。乃召衡山令携印。閱之。果新鑄也。琮屏人詰之。令伏罪曰。舊印爲人竊去。某與吏竝憂刑戮。乃潛命工人爲之。今唯俟死命也。琮爲秘其事。碎新印。令齎舊印歸縣。罕知者。

范文正公淮上遇風。詩云。一棹危於葉。傍觀欲損神。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

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宮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寃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

齊貧女徐氏與鄰婦李氏合燭夜績。徐貧而燭不屬。或謂李曰。徐燭數不屬。請無與夜績。徐

曰。妾以貧故起。常先臥。常後掃室。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益。暗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鄭曉爲文選時。里中士宦有餽金首飾。承篚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柝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出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

茗故拜君惠。頃入內詢家。尚有餘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

王元寶每至冬月大雪。合僕夫自本家巷口掃雪。爲逕路。躬立巷前。迎揖賓客。就本家具酒炙。宴之。爲煖寒之會。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狎視令長。稍強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爲微負。公爲烹蹄設飲。使召

負者。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感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鏹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寬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

明辨齋集
有穿麻服白衣者。道遇吉祥善事。相與牽而避之。勿使相值。其事雖小。其心則厚。

楊翥少孤貧。與兄戍武昌。爲鄉校師。楊文貞公士奇。漂寓武昌。偶憇翥館。以無資告。翥遂讓其塾。自教授他所。日往返十餘里。不厭。隣人作室。簷溜落翥家。人不能平。翥曰。晴多雨少。何必校也。隣人產子。翥恐所乘驢鳴驚之。卽鬻驢。步入廟。文貞公落新第。亟邀登堂。因舍初成。須得吉人首臨之。

孔鏞爲諸生時。家赤貧。饗殮不給。每詣學。則買二餅充饑。五聖閣有道媪。見其旦晚經門。一日迎入問故。公以實告。媪心憐之。謂曰。吾家晝則有齋。夜則有燈。秀才肯僑居此乎。公從之。遂得肆志於學。後舉進士。歸媪已卒。公斬衰冠送葬焉。

謝公時。兵廝逋亡。多近竄南塘下。諸舫中。或欲

求一時搜索。謝公不許云。若不容置北輩。何以爲京都。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僮輩怒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以求死。翁爲之折券。

魏太祖馬鞍懸於庫柱。爲鼠嚙。吏懼死。鄧衷王冲以刀故穿單衣。如鼠嚙者。謬爲愁色。太祖問之。冲曰。俗以鼠嚙衣爲不吉。太祖曰。妄言耳。俄庫吏以嚙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嚙况鞍懸柱乎。遂不罪之。

吳中饑。范仲淹縱民競渡。日出宴湖上。又召諸寺僧諭之曰。饑歲工賤。可興土木。於是諸寺興工。至倉廩吏舍。日役千夫。杭得不饑。凡出遊者。必力足以遊者也。遊者一人而賴遊以

聊齋志異
活者不知幾十人矣。向時吾郡大荒。當事者以歲儉禁遊船。富家兒率治饌僧舍爲樂。而遊船數百人。皆失業流徙。不能隨時方便者。類如此。

江南計吏止傳舍及就路。以馬踐草瀉井中。謂不復再過。不久復由此。飲遂爲昔時莖刺喉而死。後人爲戒曰。千里井不瀉莖。

曹彬知徐州。有吏犯罪。立案逾年。杖之人皆不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舅姑必以婦爲不利。朝夕呵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

王去非家居教授。束修有餘。輒分惠於人。比隣有喪。忌東出。西北又皆人居。南則去非家也。乃壞蠶室。使之南出。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

明辨齋錄
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
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懣，使之然耳。體悉人
情，至此誰不願爲之死乎？

陸平泉先生勸方便十則云：尋方便在濟貧饑
寒良可憫，推解莫厭頻；尋方便在敬老光景
迫桑榆，居食須安飽；尋方便在息爭羣小喜
相搆和調，仗端人尋方便在申枉鑒彼覆盆
冤周旋脫羅網，尋方便在憐才美哉後來儁。

勿惜齒牙推尋方便在矜愚昏柔莫輕侮，啓
翼須勤渠尋方便在撫孤伶仃悵無依顛危
亟相扶尋方便在撫下僕役皆人子，百事從
寬大尋方便在掩骸白骨雖已朽，游魂實堪
哀尋方便在除惡寧獨忍斯人惡，除良民樂
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
慕容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極之時，其操
縱之勢在我，此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

明非都集
扼之。不。恕。控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滿寵按之。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口。楊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若不明加罪。必大失民望。操於是即日赦彪。初或與融聞寵考掠彪。皆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之。曲全。

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魏徵諫曰。

臣聞使臣以禮。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人對
辯。帷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
昔秦穆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
陛下曾二君不逮乎。乃止。

羌合兵伐胡。校尉鄧訓擁衛稽胡。令不得戰。議
者謂以夷攻夷。縣官收利。不宜禁護。鄧訓曰。
不然。自張紆失信。衆羌大動。屯兵二萬。轉運
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今因其

迫急。以德懷之。庶能爲我用。遂令開城。及所
居園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巖。兵守衛。羌無
所得。因解去。由是諸胡皆言。鄧使君待我恩
信。內我妻子。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羌
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
困疾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
愈者非一。訓病卒。羌胡旦夕臨者數千人。戎
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

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

龐統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稱述多過其才。人怪問之，統荅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將爲善者少矣。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

劫盜張海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約。仲淹曰：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賂之，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贖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有愠色。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啓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

杜衍爲政不以威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
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其間不職
者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愼者諭以禍福俾
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
力薦於朝

梁王使人陰刺袁盎天子使田叔等治梁事叔
至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帝曰其事安在叔
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
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白太后曰梁王不
知爲之者獨幸臣羊勝之屬耳已伏誅死梁
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

高仁厚旣破韓求十三寨卒皆迎降將士欲焚
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運出資糧然
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共食
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

曹操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
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高柔啓
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
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
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
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
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

民錢不償者宋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
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
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
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
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
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
貫汝勿復爲也

朱雋少孤母常販繒爲業雋以孝養名好義輕

財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雋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母失產業。深恚責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曹參爲齊相國。治尚清淨。及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搜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相舍後園。

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范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陛下視事之始。進

退。大臣不當如何。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
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
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
卓茂爲密令。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
左右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
受乎。或汝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遺之。茂
曰。遺之更何言。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
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往遺。遺而受。

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鄰里長老歲時
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
故有禮義以相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
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
也。人曰。旣如此。律何故禁。茂曰。律設大法。禮
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
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
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

范仲淹每患諸路監司不才。取班簿視不才監司。皆一筆勾之。富弼謂仲淹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

薛宣爲太守。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

唐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曰。此人宰相言其清。今旣賣珠。舉者豈得無罪。魏徵曰。在朝諸臣。清貞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自不爲貧。妻子賣珠。有何罪而責其舉者乎。太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

宋真宗時。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怒欲付御史。王旦曰。此人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事已發。何可免。旦曰。臣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矣。

黃霸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龔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卽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者耳。宋時輦運卒有私質市者。上聞之。曰。倖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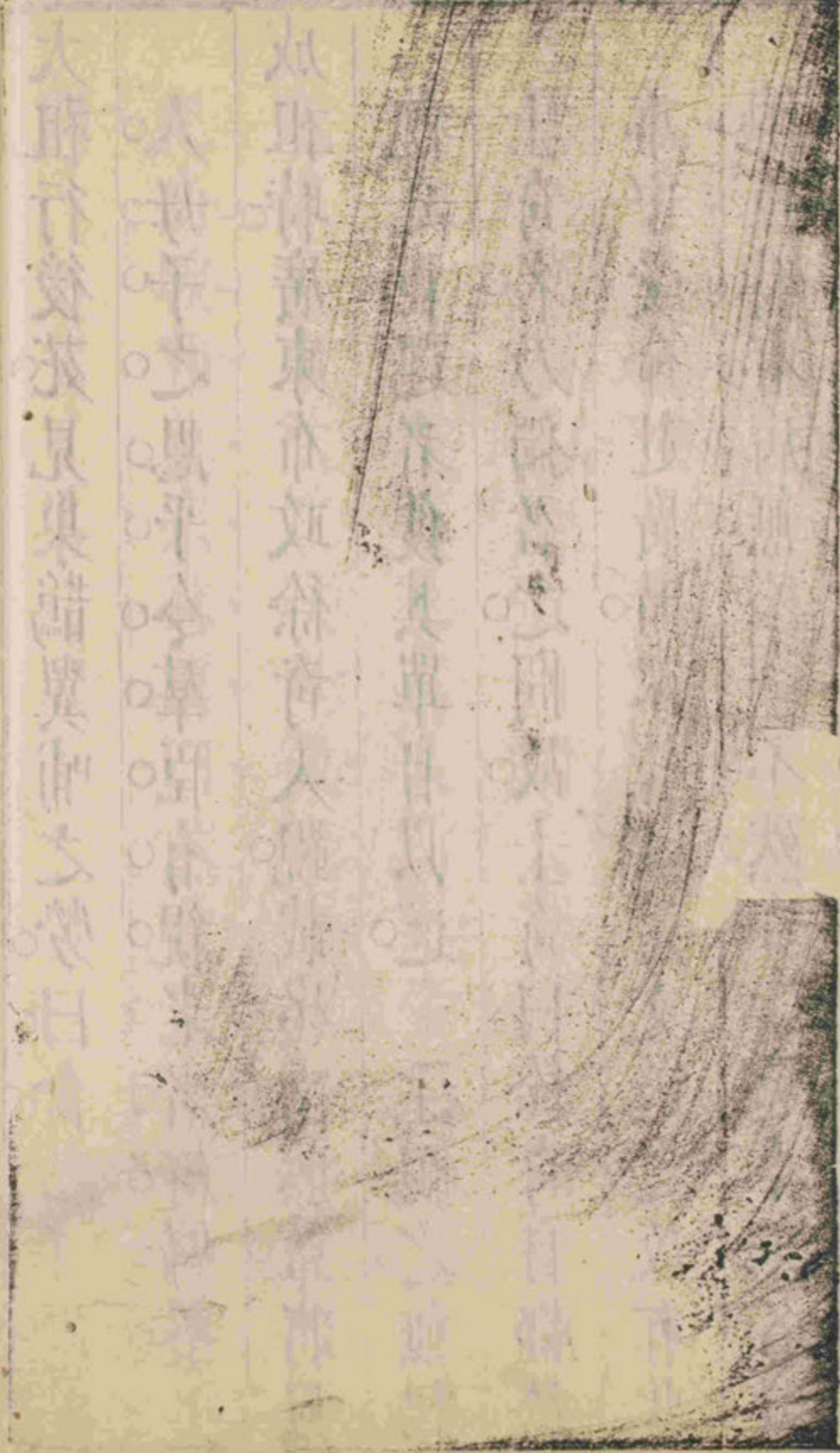
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

寇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駿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駿爾。遂不問。

太祖行後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曰。禽鳥且爾。况人母子之恩乎。令羣臣有親老者。許歸養。

成祖時。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篋。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送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

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毀之。



昨非菴日纂徑地卷之十八

此心開百代之祥。金鎖玉鈎。豈必問平陂。於馬鬣寸地。造無疆之福。牛眠龍角。何嘗恃推步。於雞丸從來。智營力競。誰甘以尺土讓。人而陵谷。忽遷豐碑。頻琢造物。若留以有待也。人。其清夜一捫心乎。纂徑地第十八。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古人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重親

遺體使他日不爲城邑道路溝渠耳。世人惑郭璞之說。有貪求吉地。至數年不葬親者。有旣葬不吉。一掘未已。至三四次者。有因爭地致訟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爲仇讐者。語不聞乎龍穴。非遙。只是貯藏方寸地。牛眠在邇。空勞踏破隴頭雲。

宋丞相鄭昭先之祖。弟嘗殺人抵死。祖奮曰。吾弟未有子。吾當代死。自首於官。囚死獄中。而釋其弟。弟出不德其兄。反凌其孤寡。其子。子乃携母賣酒嶺上。母死。子遇一仙人。指山下地曰。白羊眠處。鷓鴣啼。此貴穴也。葬之。五世出宰相。於是奉柩遍覓。至一處。有鹿起。鷓鴣鳴。因停其柩。天忽大雨。湧沙擁其棺。五世果生。昭先至平章事。

蘇軾祖端正道人。樂善好施。有一異人。頻受施。

捨因謂曰。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偕往眉山。指示其處。命取一燈。燃之於地。有風不滅。道人遂以葬母。道人生老泉。泉生軾轍。文章震天下。惟積善。故異人至。吉地得矣。世之爭地。致訟。因而殺人。及圖謀侵占。掘墳利己者。知此義否。

晉陶侃母將葬。未得葬地。忽失一牛。未知所在。

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處其地。若葬位。極人臣。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母。後侃果爲三公。

河南吳雄至孝。少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者皆言當族滅。雄後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浙有士人。館富家。歲暮得束金八兩。至渡口。見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暮債迫。欲賣

婦婦不肯行。故相率併命。士惻然。盡捐金與之。民泣謝。代負擔送士歸家。妻問所得。士言遇貧民。赴水事。妻曰。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欣然。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來漉。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士覺而記於柱。宗人哂曰。薄命漢。得銀輕以予人。復爲夢語欺人乎。明春赴館。主人延地師葬母。

士以二親未葬。常嗟嘆焉。主人囑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夢合。但未知爲誰地。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債。夫婦稍溫飽。未能報德。今爲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卽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士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唐智興微時爲徐州門子。有道士居門側。智興每旦掃道。必掃道士門。智興母死。道士善審墓地。引智興立一竹策。以表其處。曰。若定此地。兩世方伯。智興他日再往。視竹策叢生。遂葬焉。果爲方伯。

富春孫鍾。奉母至孝。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來乞瓜。鍾爲設食。出瓜禮敬甚慤。三人臨去。曰。我等司命郎。感君厚意。示君葬地。地連世封。

侯數世。天子出門。化成白鶴而去。後鍾生權。權生亮。亮生休。

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歿。葬無終山。遂居焉。山上八十里無水。公汲水作羹。漿於阪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石子一斗與之。使正山平善地。有石處種之。當生美玉。聘得好婦。公如言種之。數歲。玉子果生。有北平著姓徐氏者。女甚有名。公試求之。徐氏

戲云。以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種石中。得白璧五雙。爲贄。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後各種石地爲玉田。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營地。其姻方氏。父爲知縣未葬。因薦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而止。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爲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葬此地。

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覺而問克正曰。昨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爲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爲考官時。關節得賄。鄉評頗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方大尹葬未。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葬。家業亦漸凋落云。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傍者。當外徙。

高皇云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至今墳在陵域者春秋祭掃聽民出入無禁可見帝王氣象包含徧覆自異尋常萬萬也

曹操疑塚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題詩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卽休何有餘機到丘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發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君屍京鏗詩疑塚多留七十餘謀

身自謂永無虞不知五馬同槽夢曾爲兒孫遠慮無

宣城沈少叅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之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識之少叅夜夢一官戴冠博帶來謝曰君掩吾塚蒙德已厚况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大魁爲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及第

楊少師榮。建溪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衝毀民居。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卽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

大興劉公機。父卒於任。公時爲學宮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公獨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月葬。父於是力葬之。後公官至大司馬。贈官保。則葬日吉凶。真無謂矣。

馮商延一堪輿先生。往祖塋相視。將至。忽拉其人。同返。其人問故。商曰。適望見祖塋。有賊踞樹巔。盜斫大樹。倘吾輩徑前。恐被驚跌。致損其命。不若且回。堪輿曰。君心如此。牛眠鹿臥。

不足道也。後子舉大魁。世世簪纓弗絕。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久。據之不及我矣。若富貴非一家私物。則後富貴人。雖欲堅留之。旋且及彼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分過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將去。今地師祝主人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必萬代貧賤矣。天於彼家有何冤仇。而令之世世貧賤哉。地卽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

余嘗見孤寒之夫。棄祖宗骸骨於曠野。而或生賢子孫。崛起窮巷。大其門戶。此寧得地理之助邪。公卿大夫。殫心力以求善地。而或生不肖子孫。驕奢淫泆。墜其家聲。地靈又安在邪。范文正公得一宅基。堪輿家相之曰。此當世出卿相公。曰。誠有之。不敢以私一家。卽捐其基。

建學。今蘇州府學是也。風水家言。尚有繫公
念者乎。

或問風水。空同子曰。有哉。無哉。風氣聚。則靈異
自發。何謂無。富貴可遇。而不可求。天之秘。非
人之能爲也。何謂有。故吉以善獲。非善之家。
雖遇弗遇矣。曰。若是。則廢之乎。雖然。曷可廢。
哉。十其安。焉平焉者。可矣。

袁安。砥德修行。其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
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
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
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
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
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又多殺
宮人。生理工匠。計以萬數。驪山之作。未成。而
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

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
牧者持火求羊失火燒其臧椁自古至今葬
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
災內罹牧豎之禍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
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
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
世狃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中於心何
忍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
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令天下郡縣設義塚凡
民貧無地以葬者命所在官司擇近城寬濶
地爲之敢有狗習元人焚棄屍骸者坐以重
律吁

聖恩之博厚若此

閩孫文祥自浦城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

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旦。視其處。乃荒塚也。候至日午。果見衣縕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得二鳳。雖相謝。遂孕一子。先後並登科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已。人謀卽王泉壤。其肯瞑目乎。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爲贖罪。時母方懷妊。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此地。卽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

甲科六人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戶欠官銀無措議出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間何以爲情吾幸不至饑寒且力尚能輾轉措辦願袖手以觀人離拆乎遂曲處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後數年尋地葬親地師擇一穴詢之正百戶產也翁復備價買葬當時尚葬高一穴後雷雨送下一穴卽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巍科人咸謂陰功所致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旣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咏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真龍祖道衛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

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
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
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

昨非菴日纂韜穎卷之十九

踏層冰而伺禁城曉漏。何如紅日三竿。頻夢
烟霞來往。冒炎日而候貴客寒暄。曾似村醪
一斗。任他宦海風波。山色水光。鑪烟茗椀。野
老漁翁。倘得以閒身作此中主人。其視刀尖
銛蜜者。何若纂韜穎第十九。

楚王持金百鎰。聘於陵仲子。其妻曰。夫子左琴

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謝使者逃去，爲人灌園。裘萬頃，不樂仕進。以薦者召爲司直，在朝賦詩云：新築書堂壁未乾，馬蹄催我上長安。見時只道爲官好，老去方知行路難。千里關山千里念，一番風雨一番寒。何如靜坐茅簷下，翠竹蒼梧仔細看。遂促歸。

梁陶弘景脫朝服，挂神武門，自號陶隱居。梁武帝與之遊，及卽位，屢聘不至。唯畫兩牛，一牛散放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人執鞭驅之。獻於帝，帝笑曰：此人欲效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唐張志和自稱烟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肅宗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配爲夫婦，名

魚童樵青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烹茶。

唐孔極侍郎朝回。避於一叟廡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巾。逢迎甚恭。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暑。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

新宅落成。市聲不入耳。俗軌不至門。客至共坐。青山當戶。流水在左。談及世事。便以太白浮之。

青山秀水。眼到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後爲乙物。

歐陽公示謝道人種花詩云。深紅淺白宜相間。先後仍須次第栽。我欲四時携酒賞。莫教一

余日不花開。

東漢韓康。採藥名山。賣長安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耶。乃

不貳價。康曰。本欲逃名。乃女子皆知何用藥。
爲。遂遁入灞陵山中。身安市。亦不。以。思。買。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堦。落花滿
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
汲泉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
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
山徑。撫松竹。與麕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
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
一飽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
稻。量晴校雨。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
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牛背笛聲。兩兩
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趙抃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僧野老
游。不復有軒冕志。故詩曰。軒外長溪溪外山。
捲簾空曠水雲間。高齋有問如何答。清夜安
眠。白晝閑。

陶弘景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又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響。欣然爲樂。

客過草堂。叩余岩棲之事。余倦酬荅。但拈詩句以應之。問何感慨。而甘棲遯。曰。得聞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何功課。而能遣日。曰。種花。春掃。

雪。看籙。夜焚香。何利養。而獲終老。曰。研出無惡。歲酒。國有長春。何往還。而破寂寥。曰。有客來相訪。通名是伏羲。

冬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蘋藻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爾。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匿情之譚。行不典之禮。何謂匿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外不敢多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躡也。燕坐間寔辨有口。迺託簡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不根之譚。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卽耳目口鼻悉非我。

有嗔喜笑罵。總屬不真。何謂不典之禮。賓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平交。終日磬折。俛首。何讐於天。而日與之遠。何親於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捨地矣。彼此相詰。絕不欲見。而下馬到門。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虱嗜膚癢。甚而不可捫。跬步閒行。輒恐淪官守。馬上以目注鼻。

取非備錄
視越尺寸。人卽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議在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通脫自喜。一涉此途。不得不俛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游於漭漭之鄉矣。

山鳥每夜喧。起五次。謂之報更。蓋山中真率漏聲也。余憶曩居小崑山下。梅雨初霽。座客飛觴適聞庭蛙。請以節飲。因題聯云。花枝送客蛙催鼓。竹籟喧林鳥報更。可謂山史實錄。疎簾清簟。消白晝。惟有棋聲。幽徑柴門。印蒼苔。只容屐齒。

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淡月偏宜。敢云烟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杜五郎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兩間。前空地丈

以非春身
餘不出籬門三十年矣。黎陽孫尉訪問何以
不出。杜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曾此下。納
涼。但無用於時。偶不出耳。問日何所爲。曰：端
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觀淨名經。極
愛其議論。今已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孫尉
是時方有軍事。夜半未臥。疲甚。聞此。不覺洒
然。

燕市帶面衣。騎黃馬。風起飛塵滿衢。歸來下馬。

兩鼻孔黑如烟突。人馬屎和沙土。雨過淖淖
沒鞍膝。百姓競策蹇驢。與官人肩相摩。大官
傳呼來。則疾竄避。委巷不及。狂奔流汗。此中
況味如此。遙想江村夕陽。漁舟投浦。返照入
林。沙明如雪花。下曬網罟。酒家白板。青帘掩
映。垂柳老翁。挈魚提甕。出柴門。此時偕三五
良朋。散步沙上。絕勝長安騎馬衝泥。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掉其旁。卓問有

魚否。荅曰：無魚。有詩：乃鼓柁歌曰：八十滄浪。
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
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氏不荅。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姪
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未
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倪文節云：閑居勝居官。其事不一。最便者尤於
暑月見之。暑月居官。非我見人。則人見我。衣

冠襪履。未嘗敢去體。正熱坐轎。殆如蒸焙。客
坐偏窄。臭氣薰襲。正使達官免於請謁。不能
不受人謁也。正使恬退。簡於造詣。不能不報
詣也。至造朝蒞政。其禮尤重。公裳靴帶與嚴
冬無異。扇不可揮。傘不可張。渴不可遽得水。
飲食不能以時。往往傷暑者多矣。閑居則不
然。自早燒香。食罷便可脫巾。衩袒裙靴。從事
藤牀竹几。展轉北窗。清風時至。反患太涼。挾

策就枕。困來熟睡。晚涼浴罷。杖屨逍遙。臨池
觀月。登高乘風。採蓮剝茨。剖瓜削藕。日醪三
盃。取醉而適。其樂殆未可一二數也。
古隱者多躬耕。余筋骨薄。一不能多釣弋。余禁
殺。二不能多。有二頃田。八百桑。余貧瘠。三不
能多酌水帶索。余不耐苦饑。四不能乃可能
者。唯嘿處淡飯著述而已。然著述家切弗批
駁先賢。但當拈已之是。不必証人之非。
垂楊小橋。紙窗竹屋。焚香燕坐。手握道書一卷。
客來則尋常茶飯。本色清言。日暮乃歸。不知
馬蹄爲何物。

宣和酒店。壁間有詩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
常隨騎馬人。

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卽熟
寢。覺卽朗吟。嘗謂同志曰。酒天虛無。酒地綿
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

無刑罰之避。陶陶蕩蕩。樂不可得而量也。

長亭烟柳。白髮猶勞。奔走可憐。名利客。野店溪雲。紅塵不到。逍遙時有牧樵人。

今所稱名公卿者。往往疏泉莩石。鏤山雕林。窮壯麗。極穹窿。而猶未愜。然金鋪繡澁。苔痕染其扉門。柳合抱。可藏鴉矣。而主人不得歸。歸則向風欲僵。背風欲仆。鶴髮龍鍾。真可憫也。

宋管師復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問曰。卿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臣所得也。竟不受爵命。

予夙夜在公。不曾漫遊華胥國。意欲於洛陽買水竹處。作蝶庵。謝事居之。庵中以莊周爲開山祖。陳搏配食。若忙者難爲主籍供職。

莊周語楚大夫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綵。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乎。

長松怪石。去墟落不下一二十里。鳥徑緣崖。涉水於草莽間。數四左右。兩三家相望。雞犬之聲相聞。竹籬茅舍。蕪處其間。臨水時種梅柳。霜月春風。自有餘思。兒童婢僕。皆布衣短褐。以給薪水。釀村酒飲之。案有雜書。莊周太玄。楚詞黃庭陰符楞嚴圓覺數十卷而已。杖藜躡屐聽流水。鑿澄潭步危橋。探幽壑。顧無樂而死乎。

白居易對策直言無隱。宰相嫌其出位。貶江州。司馬喜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青山綠水中。爲風月主人。乃築草堂於香爐峰。以自適。楚國龔舍隨楚王朝未央宮。見赤蜘蛛大如栗。四面羅網。有蟲觸之。不得出而死。乃歎曰。仕宦者人之羅網。豈可久淹邪。卽挂冠去。人謂蜘蛛隱。

三徙成名。笑范蠡碌碌浮生。縱扁舟負却五湖。

風月一朝解綬。羨淵明飄飄遺世。命中車歸來。滿架琴書。

朱桃椎澹泊絕俗。披裘曳索。人莫能測。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逼署鄉正。委置不服。更結廬山中。夏則羸。冬則緝木皮葉以自蔽。贈遺一無所受。嘗織十芒屨。置道上。見者曰。朱居士屨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所。輒取去。終不與人接。

住山須一小舟。朱欄碧幄。明櫺短帆。舟中雜置圖史鼎彝。酒漿葍脯。近則峯泖而止。遠則北至京口。南至錢塘而止。風利道便。移訪故人。有見留者。不妨一夜話。十日飲。遇佳山水處。或高僧野人之廬。竹樹蒙茸。草花映帶。幅巾杖履。相對夷然。至於風光淡爽。水月空清。鐵笛一聲。素鷗欲舞。斯亦避喧謝客之一策也。宋孫集賢冕守蘇葍年。大書詩於壁。拂衣去。及

詔下巴歸矣。詩曰：人生七十鬼爲隣。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閒身。去年河北曾逢李。今日淮西又見陳。寄語姑蘇孫太守。也須抖擻老精神。

三徑竹間。日華澹澹。固野客之良辰。一編窗下。風雨瀟瀟。亦幽人之好景。

有客謂山居眷屬難。山隣難。山友難。山僕難。余謂如此。則山堂前草深一丈矣。不如勅斷家

事。擇二三童子自隨。其強幹者。以備烹爨。樹藝文弱者。以備洒掃。抄寫子孫相體者。則送供養。賓朋相念者。則通餽問。此外靡知其它。晉張廌。隱居順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張於竹中爲屋。常居其中。右軍造之。張逃避。竹中不與相見。

士大夫得交朋書問。有懶傲不肯卽荅者。記白樂天一絕云。豈是交親向我疎。老慵自愛閉

門居近來漸喜知聞斷。免惱稽康索報書。
淮陰起徒步。拜將封王。富貴已極。壁軍一奪。雲
夢再禽。禍幾已在眉睫矣。不以此時急返。淮
陰垂釣處。而空送九族於呂雉之手。赤松子
之徒。不笑人乎。

四月有新笋。新茶。新宛莖。新含桃。綠陰一片黃。
鳥數聲。乍晴乍雨。不煖不寒。老夫非雅非俗。
半醉半醒。爾時如從鶴背飛下。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
貧賤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能
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
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
友。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鄉間。或兀坐一
室。習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爲樂不
減真仙。何尋常富貴足云。

傅堯俞過清遠峽詩。巖頭風急樹欹斜。江畔漁

樵十數家。老盡往來。名利客。年年秋。水映蘆花。

二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窗。羅列圖史。琴樽以自娛。有典則汎。小舟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韓持國遇穎士自郊居來。因問郊居涼乎。曰涼。野人無修簷大厦。旦起不畏車馬塵埃之役。胸中無它念。露形挾扇。投足木床。視木陰。東搖則從。東西搖則從。西語未竟。持國曰。汝勿言。吾心亦涼矣。

聞道士遺言。餌术黃精。令人壽永。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俱廢。安能捨所樂而從所懼哉。

呂微之居芳山中。綜博述詠。漁以自給。一日羣

貴游子弟因雪霽覓而訪之。唯草屋壁立。忽米桶內有人。乃徽之妻也。以天寒無衣。坐爲障耳。因問先生何在。荅曰。溪上捕魚。乃至彼見之。徽之隔溪謂曰。少需之。得魚易。酒飲諸公也。俄頃携魚酒至。盡歡散別。翼旦復躡其蹤。則徽之已行矣。

何必深山蕭然大寂。門外卽市廛喧囂。百丈短垣。薜荔限之。如隔萬里。人世是非。絕不入人耳。卽偶入耳。亦不得入我丹元府。輒有梧風吹之而去。

山居勝於城市。蓋有八德。不責苛禮。不見生客。不混酒肉。不競田宅。不問炎涼。不鬧曲直。不徵文逋。不談仕籍。如反此者。是飯僧牛店。販馬驛也。

眉公云。閉戶卽是深山。嗟乎。應接稍畧。遂來帝鬼之譏。剝啄無時。難下葦蕤之鎖。言念及此。

入山惟恐不深。

蕭嵩爲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

王冕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楚淮。歷覽各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傑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指舊都曰。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

隱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屋三間。自題爲梅花屋。

高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得不仕。

蘇雲卿。廣漢人。來豫章。東湖結廬以居。人稱爲蘇翁。藝圃織履爲活。有暇。則閉門高臥。或危。

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游士。入其園。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也。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二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

茗意稍欵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力請與之。共載。雲卿辭以詰朝。上謁及期。遣使迎。伺則

扃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昨非菴日纂冥果卷之二十

果報影投形。種蘭得香。布棘得刺。定盤星。爽過幾分。功曹聲應響。惡淪諸趣。善證菩提。明鏡臺。放着誰氏。卽身。前身後。或俟片時。而造福造業。不磨永劫。所願乘風破浪者。牢定枕竿。普告勒馬。臨崖人。急收韁勒。纂冥果第二

十。

昨非菴居士鄭瑄識

直日功曹。是箇有記人。據善惡簿子裏。直書定

盤星分文不爽。閭家老子。是箇無情漢。儘罪福業鏡中照出。至公堂。毫髮難容。

元自實恨繆君負德。雞鳴礪刃往殺之。道過一小菴。菴主軒轅翁者。見有奇形兇狀之鬼。握刀秉劍數十從之。少頃回。則金冠玉珮。擎旛擁蓋百十相隨。翁意其死也。明往問無恙。翁曰。本日何往。又何遽歸。自實言繆君負德。晨將殺之。及至門。思彼雖負吾妻子。何尤。且有老母安可殺之。遂隱忍歸耳。翁賀之曰。子將有厚祿。神明已知之矣。

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針熨。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得詩去。數日足病大作。追尋莫知所往。公歎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是夜夢神曰。公一念動天矣。足疾旋瘳。

周興秉性殘酷。與索元禮來俊臣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枉殺數千家。未幾有告興不軌。太后怒。命俊臣鞠之。時俊臣與興方共推事。謂興曰。囚多不承。奈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火四圍炙之。令囚入其中。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炙如法。起謂興曰。奉內狀推兄。請兄入甕。興戰慄叩頭伏罪。流嶺南。在道爲讐家所殺。詔播其罪曰。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士民賀曰。今日眠始帖席。

崔煒見一乞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噓者毆擊。煒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曰。蒙爲解難。吾有越井艾少許。相贈。若遇贅疣。一灼立愈。後遇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愈之。僧因引至一大富家。主人有贅。一灼立愈。自是知名致富。一日遇一人。告曰。老嫗是鮑姑。乃鮑靜女。葛洪妻也。行此炙於南海。有日矣。

張易之爲鐵籠置鵝鴨於內。中起炭火。銅盆貯五味汁。鵝鴨遶火走渴。卽飲汁。表裏皆熟。乃死。昌宗活欄驢於小室中。起炭火。置汁如前。昌儀取鐵楸釘入地。縛狗足於楸上。放鷹鷂活。按其肉。肉盡。狗猶活。號不已。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取從騎破脇取腸。良久方死。後誅易之。昌宗百姓鬻其肉。肥白如豬肪。煎炙而食。昌儀打折雙脚。抉取心肝。斬首通都。

吳越時有一僧戒行精嚴。遇道人與相知契。及分袂。命之曰。子有急難。可來某處相尋。後僧爲吳越王講經。升沉香座。未幾發一人面癰。痛不可忍。乃尋道人。指亭前水使洗之。旣掬水。癰乃言曰。且緩之。汝讀史記。曾識袁盎害鼂錯乎。子袁盎。吾鼂錯也。子害吾全家。棄市償債未了。以子九世出家。道行精嚴。吾不得報。汝近坐沉香座。享用過豐。故吾得以害之。

今真人解我以太乙甘露不復爲寃矣。於是洗之。痛輒心肝絕。久復蘇。癰漸枯。

鎮江靳翁。五旬無子。訓蒙金壇。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爲妾。翁歸。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或可延嗣。翁報然。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出返扃其戶。翁踰窗。出曰。汝意良厚。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得所。吾老矣。又多病。不可以辱。遂謁隣而返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妊。生子貴。登第。爲宰輔。

吳曦祖父有大功。世守四川。至曦謀據地而王。僚屬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一朝掃地矣。不聽。時有拆曦名者。曰三十一日。我乃被戈。果一月安丙誅之。初曦未叛時。校獵夜歸。垂鞭四視。仰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維肖。問左右見皆符。嘿自念曰。我當貴。月中人其我。

也。揚鞭揖之。其人亦揚鞭。乃大喜。遂反。夫妄心一萌。異形踵至。祇自狂惑。尋死耳。

燕相薛瑗。持重權。不能平心。見人有得如己者。失見人有失如己者。有得未嘗薦一賢士。有可稱者。疾之如仇。使不得進。晚年一子死於獄。餘皆盲聾啞。傴僂顛覆。

鄭叔通。定夏氏女爲婚。後女病啞。人勸別求。叔通曰。某若不娶此女。無所歸矣。未啞定婚。旣啞。棄之人。理也哉。啞女遂歸鄭。鄭後登進士。官至朝奉大夫。啞女生二子。皆顯。

杜凝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父書。倚簾讀之。凝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聞。凝乃嚼吞之。凝謂是情人所寄。命剖腹出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凝看嘆曰。吾不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夜見妾訴冤。旬日而死。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
嘴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
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
膿血不絕。迨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
得買命錢。

孫泰有隱德。姨老以二女爲託。曰。姊損一目。汝
可娶其幼姨。卒泰娶其姊。曰。彼有廢疾。非泰
何適乎。嘗買鐵鐙臺磨之。乃銀也。卽持還之。

嘗置別墅。用錢二百緡。人將他徙。聞老嫗長
慟。泰驚詰之。嫗曰。老婦嘗逮事吾姑於此。今
爲他人有。故悲耳。泰撫然。因給曰。吾適得京
書。已別除官。所居且命爾子掌之。言訖而去。
不復返矣。他日泰夢一神人。紫衣象簡。謂之
曰。汝平生德行不虧。名知天府。奉帝命。增汝
壽。而昌汝後。壽九十。子及第。世顯官。
荆溪有二人相善。一豐一窶。窶子妻美。豐子設

謀。謂有富家乏主計人。令往投之。窶子感謝。
豐子具舟。并載其妻以行。將抵山。曰。留汝妻
守舟。吾與汝先往詢之。偕上山。豐子宛轉引
溪林寂處。出鉞斫死。佯哭下山。謂其妻曰。汝
夫死於虎。婦大哭。偕上山。至溪林寂處。擁而
求淫。忽虎出叢柯間。嚙豐子去。婦驚定。念夫
果落虎口也。哭還。遙望山中一人哭來。駭以
爲鬼也。至則其夫相携大哭。各道故。曰。彼圖
淫。汝。汝未淫。圖死我。我未死。我何恨。婦曰。吾
苦。汝死。汝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報我。又何
恨。於是轉悲爲慰而歸。

蜀地歲荒。有客負米五斗。過村落中投宿。主人
與妻謀夜殺之。子不之知。與客同宿。更闌客
起如廁。主人持錘至臥所。黑中見一人睡熟。
卽碎其首。呼妻曰。喜五斗米屬我矣。妻舉火
照之。則其子也。遂大慟。客自外聞之。驚逸去。

次早聞官執主人寘於法。日水間之。去
周才美娶婦。令理家政。付斗斛秤尺。各兩等。諭
以出輕納重。大小長短之法。婦不悅。卽刻拜
辭。舅姑美愕然曰。家薄有田產。可供伏臘。何
遽辭去。婦曰。翁所爲逆天。妾他日生子。定不
肖人。謂妾所生。恐被累。美曰。如汝言。當悉除
毀。婦問用此幾年。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
欲留妾。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

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二十年。以酬前日欺瞞
之數。才美感悟。欣然許諾。聽其所爲。婦後生
二子。皆登第。

歲旱有龍。昌裔者。家米數千斛。糶未旣。而有雨。
米價稍賤。昌裔爲文禱於神剛廟。祈更一月
不雨。焚訖。還憩道亭。俄有黑雲自廟後出。雷
雨大至。昌裔震死。亭外官司簡視。髻中得一
紙書。則禱廟之文也。

江右舒翁。館楚二年。偕鄉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吾以償。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曰。舟中皆塾師。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語婦云。吾恐饑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借之隣。云。借已頻。專候汝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携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告之。翁曰。此神告我也。是夜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

李德裕謫朱崖。題望闕亭云。獨上江亭望帝京。鳥飛猶是半年程。碧山也恐人歸去。百匝千遭繞郡城。因遊禪院。見壁上掛十餘葫蘆。問

僧曰。是何藥物。僧曰。皆人骨灰也。乃太尉當軸時。爲釋憾。貶死者。焚骨貯此。俟其子孫來取耳。公慘然如失。返走。心痛。是夜卒。

楊自懲爲縣吏。存心仁厚。家貧。餽遺一無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乏糧。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掬。婦因撤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囚後生二子。守陳守陞。

俱爲名宦。

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爲羹。食之。姑怪其味。藏一嚮示兒。兒見。見號泣。俄雷雨暴作。失婦所在。少頃。從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頭變爲曰狗。夫斥去之。後乞食而死。元郭思承爲司理。居官慈厚。有法。司元珍枉法虐民。郭與元合舟還里。元讓前艙與郭裝家屬。元人在後。至中流。忽風起。晝昏。衆見水中。

鬼使鑿船爲兩截。前艙郭船浮江面順流。徑到岸側。元後船人口行囊。卽時沉沒。同舟異報如此。

茅季偉詩云。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多置田庄廣修宅。四隣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能爲宅中客。造作田庄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

心裏喜

馬恭敏公森之父。年四十誕子甫。四歲眉目如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撞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籲天願公蚤生貴子。次年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

新城鎮屠潘其者。多行不義。教人鬪訟。攘人錢

物姪人女婦小拂意則怨讟神天忽死經晝
夜復蘇呼妻子集親隣曰吾見閻君閻君謂
死者受報生者不知以故受者方苦作者仍
熾卽宣之大聖金口載之龍藏寶函尚疑而
不信良可悲愍今潘其惡極暫假此人以告
萬衆遂操刀自割其陰曰此宣淫報自剝出
雙目瞳子曰此瞋視仙佛父母及目成男女
報自斷其舌曰此欺妄罵詛報自斫其手曰
此屠宰衆生報自剖腹剝心曰此陰險殘賊
報遠近觀傳妻子耻之捍外人勿入其呼曰
吾受命閻君示衆汝捍何爲宛轉六日體無
完膚乃死

周狀元旋之父多子而貧館富翁家翁無子欲
令妻求種召飲酒半佯入睡令妻出陪曰君
多男妾冒耻求種某愕然遽起而門閉不得
出以指書空云欲借人間種恐妨天上人妻

啓門放之。是秋中鄉榜。太守夢迎狀元。幡上寫欲借人間種。二語。明年大魁報至。太守往賀。因詰所夢。諱之。而不言。

龍山數軍人。修築茶園。白蛇大如拱。競鋤擊之。一余姓者。勸勿殺。衆不從。攫斃之。來旦有白衣女子。携一籃下嶺。衆往奪。余亦不隨。其籃內盛一顆蕈。光嫩玉色。女戟手曰。清平時有盜。垂泣而去。軍人烹食。余忽頭痛。就寢。夢女子云。此蕈有毒。君不害我。我豈害君。余驚覺。衆已食訖。皆嘔血死。惟余存焉。

新安士人入黃山讀書。恒喜捕獼猴食之。人稱爲黃山天子。宰割諸侯。後三年歸家。值婦產甚艱。竟產一獼猴而死。

台州應尚書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夫久客不歸。翁始逼嫁。明夜縊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卽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

家。父母見書。疑手跡不類。旣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見無恙。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禍之。應果官至尚書。

周存喜放生。嘗作放鯉詩。末云。倘若成龍去。還施潤物功。後入試。題爲白雲向空盡。詩成。苦無結。忽憶鯉詩。因改云。倘若從龍去。還施潤物功。遂得通籍。

蕭懷武爲中團院使。蓋軍巡職也。捕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所管中團百餘人。每名各私養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至於深坊僻巷。馬鑿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

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於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協。及積金藏鏹之夫。皆捕逐殺之。寃聲載道。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謀變者。一家無少長。盡戮於市。

富人王冠。習房中術。自置婢妾十餘。恣意淫毒。俟有娠將產。以藥攻孩。捉入臼中和藥杵爛爲丸。或購別生幼孩烹之。慘酷不忍言。事發屬刑部。比擬採生。折割凌遲處死。唯類無遺。而家墟矣。咄咄獯獯殺人求生。能逃天刑乎。豈知好生爲長生訣也。

呂琪春日郊行。遇一已故府隸。出紙示曰。我充東岳役夫。今承批提人。汝亦有名。汝當以家事幹畢。伺我提完。將一月卽至矣。琪歸語子曰。吾平生三事未了。某五喪未舉。欲殯未能。一也。某女二十未嫁。欲嫁未能。二也。某路經。

年傾圮。欲葺理未能三也。亟出囊畢。此繼治。後事杜門候死。歷數月無異。諸子謂妄也。後除夕復遇前卒。揖曰。前有免提牌至云。汝陽世有三善得釋。加二十年壽。琪後果越二十年始卒。

王宗黯貪賄。壽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垣以民貧無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灑。瀕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挽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竟得疾暴卒。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予化書之變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裹以革囊。投之深淵。漁人獲剖之。一人鼾睡正濃。大呼乃覺。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

睡囊中。得大休歇。煩再縫投之。漁者如言。齊
丘後爲唐相。成大功。然不得令終。

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
日見仁。愀然曰。汝冬當大難。奈何。王素神其
術。亟往蘇。斂貲歸。旅肆中。晚霽散步。見一婦
抱子投水。王亟呼漁船。曰。救此。與二十金。漁
舟競救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婦曰。夫傭工
度日。畜一豕以償租。昨估來。值夫他出。遂鬻

之。不意皆假銀也。夫加箠楚。且無聊生。不如
死耳。仁倍價周之。婦歸泣告於夫。夫意其誑
也。與婦同詣質焉。至則仁已就寢。夫令婦扣
門。曰。投水婦。特來致謝。王厲聲曰。汝少婦。吾
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
同在此矣。仁乃披衣出見。纔啓戶。忽聞倒墻
聲。臥榻已壓碎矣。夫婦感歎。仁歸家。姑夫大
駭。曰。子氣色異常。必行大陰德。非獨免難。且

能獲福。勿憂無子也。果生三子登第。享富貴二十餘年。

卞三萑博學善詩。館於懷氏。有女常窺之。卞不顧。一日曬履於庭。女作書納其中。卞得卽託故歸。或以詩讚曰。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卞荅書辨其無此事。其子諶及曾孫錫皆登進士。

洪武中有校尉與隣婦通。一晨校矚夫出卽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何故復伺。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乃忍負之。卽取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卽出。隣里爲夫告累。執賣菜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決人引見。上備奏其事。願就死。

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卽釋之。

常村一媪老而盲其婦一日炊未熟子呼往田所婦囑姑畢其炊媪盲無睹飯成誤捫溺器貯之婦歸不敢言先取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覲面不相見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乃在近舍林中懷腋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哺明且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終身。

泗州蔣成屠沽於鴨嘴湖有客以竹荷包袱宿其店成斃之匿金致富旣十餘年逢端午宴客成忽舉青絲繫粽汨羅江裏弔忠魂屬諸客對一人號古澗者先夕夢人教云明日當對紫竹挑包鴨嘴湖邊謀客命叮嚀曰能言之管取獲利古澗舉以荅成失色席散以二十金滅口古澗亦不深求歸以語妻妻曰此

月井補錄
冤鬼假子雪耳。不言將有禍。首之州。成遂服
辜。取客屍於湖。如生。

羅倫領鄉薦北上。宿旅舍。僕拾一金釧。匿不以
告。行兩日。倫謂僕曰。路費不足。奈何。僕曰。無
慮。出金釧告以故。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
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倫曰。此物必婢
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
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果

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母
疑婢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
罵無休。妻亦憤怒。欲投繯。公至。出釧還之。全
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隣觀歎者如堵。急復趨
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陸平泉謂余云。造物是房子主人。我們是借房
子居住的。若限定幾年。便不許住了。此謂大
限。余曰。不盡然。若借房人安分守法。不得罪

耶非都察
主人彼此相得容再住數年亦有此理

紀訓存賞云。正德己卯。余北上至王家渡。同泊數舟。皆同輩也。俄舟人與土人毆。猝至。乃余家僮焉。薄責之。諭遣土人去。同年某。遽赫然怒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舟行劫。反語舟人毆邪。縛之。其人叩首哀乞。移時始叱去。在坐咸嘖嘖稱其才。而某亦揚揚有矜色。語余曰。兄何迂哉。爲官須智略。人心天理四字。用不得矣。余憮然不荅。後其人除紹興推官。

果惟恣胸臆。煨煉羅織。含冤無數。後陞刑部主事。仍加甚焉。竟以考察謫佐沔陽。無何疽發背。洞胷而死。無子。其身後事。問其鄉士夫。咸顰蹙不忍言也。吁。人心天理四字。詎可置哉。

善惡之報。有速有遲。遲者人不及見。卽見之。其尋常順逆。旣謂常事。不察其大迥吉。大逆凶。

真聳動人者。是可信矣。又援他事。不盡驗者。以自眩。自疑。沉豫不反。就使閱歷既久。覺悟或生。而人已老習已成矣。少年豪氣。政熾。又復不信。此世所以多迷途也。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

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騭之也。

董卓嘗至郿行塢。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中殺之。先斷其舌。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間。會者戰慄。亡失七箸。而卓飲食自若。及爲呂布

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燃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崔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誦讀。浩怒取而焚之。捐灰廁中。及浩幽執。被置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千人。溲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劉安世守正不阿。數觸章惇蔡汴等。惇與汴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臨使自裁。又擢一豪吏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所。勸其善。自爲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中途嘔血死。故安世得免焉。

金剛山王廟文書料文獻

與同製書派亦之案轉書函代信本平印中

對曰非派非而符之密密與非非非非非非

長安 下煙煙客湖所無矣無書書其其

未可 求則其書書安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自茲又制一舉夏以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



